

下

吳

越

春

秋

下

書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後漢

趙

曄

撰



越之前君無余者

無余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越舊經作無餘

夏禹

之末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

帝王世紀曰鯀帝顓頊之子字熙連

山易曰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史記曰鯀之父帝顓頊世本亦以鯀為顓頊子漢律歷志則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通鑑外紀從之古史曰太史公以鯀為顓頊之子其世太迫班固以為五世孫近得之此書以為顓頊之後曰後者可以通子孫言之也

鯀娶於

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

意茲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

產高密

世本曰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宋忠曰高密禹所封國世紀曰鯀妻脩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

神珠意以而生禹名文命字密史記以文命為禹之名孔安國謂禹為名張晏謂禹為字今並存之家于西羌地

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在茂州石泉縣其地有禹廟郡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

元和郡縣志禹汶山廣柔人生於石紐村水經註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廣柔即今石泉軍帝堯之時遭洪

水滔滔天下沉漬九州閼塞四瀆壅閉帝乃憂

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嶽乃舉賢

良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薦人帝靡所

任四嶽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

不可尚書堯典作方命比族史記堯本紀作負命毀族正義曰四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

載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

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

乃殛鯀于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胸山縣鯀投于水化為黃

能或作熊因為羽淵之神左傳昭公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

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杜預解熊音雄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切三足鼈也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鼈類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豈鯀化為二物乎舜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

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勳禹

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委字下當有任字而

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甄字不通疑暨字之誤淮

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  
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黃  
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  
號曰宛委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一名玉笥山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  
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  
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  
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  
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  
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

釜之山

輿地志會稽山有石狀如覆鬴謂之覆鬴山一名釜山鬴亦作釜史黃帝本紀曰合符釜山索隱以為合諸侯符契圭璋而朝之於釜山在媯州懷戎縣北三里非此之釜山也

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

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  
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

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徐天祐曰禹未嘗兩

至越其至越在會計之時非治水時也禹貢記南方山川多與今不合禹治水時未嘗親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八年于外而禹貢云作十有三載乃同或者以為比禹治水之年通餘九載言之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而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然則禹之成功不過三四年間耳此書謂勞身焦思七年功未及成乃東巡登宛委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理使禹之治水七年而後得神書始知通水之理不已復返歸嶽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

脫乎諸若此類蓋傳疑尚矣

復返歸嶽乘四載

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

山行乘轡搖音  
蕪捲丘遙切

以行川始於霍山

南嶽衡山又名霍山秦與  
岱衡與霍皆一山二名

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

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

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

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

曰山海經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

會稽志塗山在山陰  
縣西北四十五里

鵲演義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巴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按左  
氏昭公四年傳穆有塗山之會哀公七年傳禹合諸侯于塗山杜預解

並云在壽春東北說者曰今濠州也柳宗元塗山銘序曰周穆遐追遺  
法復會于是山然則禹與穆王皆嘗會諸侯於塗山矣然非必皆壽春

也若禹之所娶則未詳何地水經注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  
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廣仲雍並書禹娶於此越絕等書乃公禹娶

一會稽塗山應劭曰在永興北永興今蕭山縣也又與郡志所載不同  
蓋會稽實禹會侯計功之地非所娶之國下文兼載白狐九尾之異尤

為可疑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

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

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

尾雍雍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

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

之女嬌取辛壬癸甲

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  
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

禹行

十月女嬌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

禹行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

淮南子禹使太章  
步自東極至于西

垂暨亥步自南極盡於北垂許慎曰太章暨亥善行人皆禹臣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

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

啞烏格切笑聲易震卦笑言啞啞音同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

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為者顏色不變謂

舟人曰此天所以為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

到計於蒼梧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史記舜死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今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

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

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

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飢

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為帝統治水土調民安

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得薄不能化

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

西延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今鄯州龍支縣界南踰赤岬水經新安縣南白石山名廣陽

山水曰北過寒谷劉向別錄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左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

煖崑崙說白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中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地理志在臨羌西即

河源所出察六扈脉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地理

志流沙在居延西北杜佑曰在沙州地理志弱水在張掖郡决弱水於北漢

丹縣柳宗元曰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在張掖郡青泉赤淵分入洞穴

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曰弱

通江東流至於碣石

地志在北平郡驪戎縣西南今平州之南

疏九河於滸

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

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

關伊

關

在洛陽西南五十里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關伊水歷其間北流故曰伊關

平易相土觀地

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

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

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

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

于舜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

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

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

史記註劉熙曰今穎川陽城是也

陰阿之

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

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

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

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

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

以朝四方羣臣觀示中州諸

侯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

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金釜山州慎

慎當作鎮

之功外

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

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  
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  
思毋子歸父而留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  
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  
釜之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問其德  
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  
靡山伐木爲邑畫作印橫木爲門調權衡平斗  
斛造井示民以爲法度鳳凰棲於樹鸞鳥巢於  
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歎

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羣臣曰

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椁桐棺

墨子曰禹葬會稽衣

表三領桐棺三十

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

等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  
禹崩之後衆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  
鳥還爲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  
來有常禹崩傳位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  
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啓於箕山之陽

史記註劉熙曰嵩高之北

諸

侯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子也啓遂卽天子



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  
五穀累歲不絕啓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  
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  
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  
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地理志  
山上有  
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羣鳥耘田也水  
經註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租貢纔給宗廟祭祀  
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  
余質朴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  
於會稽皇覽曰禹冢  
在會稽山上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

能自立轉從衆庶爲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  
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嚙喋嚙喋  
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  
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爲民請福於天以通鬼  
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  
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  
瑞以爲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  
壬壬生無睥睨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睥  
卒或爲夫譚夫譚生元常元當  
作允常立當吳王壽

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越世家二十餘世至  
於允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凡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  
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  
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一千五百七十年矣  
越之傳國至於允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

呂氏春秋高誘解范蠡楚三尸

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會楚之鄉人按鄉本邦子之國比云楚之鄉人蓋鄒為楚所并爾又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范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徐人素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此今按大夫官名如以為姓也則大夫違同大夫畢如等豈皆其姓耶

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

祖餞行也

軍陣固陵

范蠡教兵城也水經註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即今西興

大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眾夫哀悲

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二觴越王仰天太息  
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  
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  
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  
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  
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  
耻為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  
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史記作曰何  
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史夏紀錄曰吾悔不遂殺湯於  
夏臺索隱夏臺獄名夏曰均臺

皇甫謐云地在陽翟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地理志河內

城西伯所拘處此石室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

疑即所囚之室也美音酉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  
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已以得天道故湯  
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為病越王曰昔堯  
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為人災變  
異不及於民豈况於人君乎大夫若成曰不如  
君王之言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  
天子三王臣弒其君五霸子弒其父德有廣狹

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  
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  
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  
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之  
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  
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  
冀得免於軍旅之直爰而復反係獲獲當敵人之  
手身為傭隸妻為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  
鬼魄有此下當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

鬼魄有

此下當

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

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  
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  
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身拘而名尊  
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  
薄五帝德厚而而當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  
憂此下疑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囚泣涕而  
受寃行哭而為隸演易作卦司馬遷書西伯天道祐  
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

鬣玄狐

太公六韜曰商王紂周伯昌於姜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  
十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大戎氏文馬豪毛

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虞之乘玄玉百穀大貝百朋玄豹黃熊青犴白虎文皮千合獻紂以免西

伯姜里之因此云輔臣結髮折獄破械反國修德遂

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

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剗之

利自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

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

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

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

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

暢達之兆哉大夫計

硯越絕硯作倪史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注徐廣

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裴駰案范子曰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蔡

謨曰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倪與研聲相近而相亂耳曰今君王國於會

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悵之

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為謾辭譁說用而相欺

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

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臯如曰臣聞大

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今委國一

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

佛符勿切大也詩佛時仔有音弼註亦作大言

一人足矣何必從心所欲大命群臣也

大夫曳庸

左傳作后庸國語作舌庸

曰大夫文種

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為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

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

去聲

者臣之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

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

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

二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造市之妻教嗣

糞除出亡之君勅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

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

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

願下當有聞字

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

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  
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  
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  
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  
統煩理亂使民知分去聲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  
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  
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  
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  
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

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  
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  
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  
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  
夫臯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  
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  
國富民實爲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  
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  
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

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為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  
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  
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  
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曾中曾無怵  
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  
顧鳥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  
仰飛鳥兮鳥鳶凌玄虛號號當翩翩集洲渚兮  
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此闕字兮往還妾無  
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謹天馭馭凡楚兩音馬疾步獨兮西

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惛惛憂也詩憂兮若割淚泣

泣胡犬切兮雙懸又哀今日彼飛鳥兮鳶鳥已迴

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

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

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幸當離我國兮去吳

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兮難極

寃悲痛兮心惻腸干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

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

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



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  
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  
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  
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  
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  
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  
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  
目若燦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  
上尚音灼生微矢以射之豈况近卧於華池

集於庭庶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  
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檻柙此乃廚宰之  
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  
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  
而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  
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  
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祕於宮室之中三  
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  
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

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  
壞崩身死世絕爲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爲奴僕  
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  
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  
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  
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  
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  
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  
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

臣謂曰子旣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  
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  
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  
施左關之襦夫斫剝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  
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  
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  
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  
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  
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

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爲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柰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終其越王意也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

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爲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先而臨酉死氣也而剋寅是時剋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爲湯所誅殷爲周所滅今大王旣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

吳王遂召越王父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  
曰吳王見擒也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  
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  
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  
憂遂免于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  
後必為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  
之地以貺燕公齊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于燕而齊  
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宋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目夷曰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陣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春秋以多其義功立

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  
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為大  
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出當作坐石室召范蠡曰吳  
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  
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  
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  
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  
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  
竊見吳王真非人也數色角切言成湯之義而不

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  
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廖起日期之  
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  
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吳王王召  
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平聲下同太宰嚭奉溲惡以  
出溲所九切惡過各切下同溲即便也惡大溲也大小溲亦曰前後溲見史倉公傳逢戶中越王因  
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  
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  
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

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  
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  
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  
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  
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  
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  
亂其氣會稽賦註岑草叢也菜名嶺之小有臭氣凶年民斲其根食之會稽志叢山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嘗採葉于此其  
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  
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為越王陳北

面之坐羣臣以容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詒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

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爲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戒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其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

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  
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  
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  
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人臣  
不仁不慈焉於虔切何也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  
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  
躬親為虜妻親為妾不愠寡人寡人有疾親嘗  
寡人之嫂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  
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

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快  
私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  
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  
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且大  
王初臨政負王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  
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  
龍在酉德在上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  
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  
為義以飲溲食惡為慈以虛府庫為仁是故為

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爲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荆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

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徒結切日吳也梁元帝纂要日在未日昝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眡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



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  
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  
涕泣闌干文選註闌干多貌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第七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國語勾踐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為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勾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三年也百姓拜之

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  
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  
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  
人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

中禺音隅禺中時加巳也淮南子曰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讓正中孤欲以此到國何

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



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

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六十里越絕曰句踐稱炭聚載從炭瀆至鍊塘會稽志作炭浦

西止周宗南造於

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為之柰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維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棲於會稽之山

請命乞恩受辱被恥囚結吳宮幸來歸國追以

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於會稽之上而宜

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郃而德彰於夏亶

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欲字下當有立字國樹都

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切以之切都據四達之地

將焉於處切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

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

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

一百二十二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

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易音亦處上聲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即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一名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越絕曰龜山勾踐所起游臺也寰宇記龜山即琅琊東武山一夕移於此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

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上當有五字帝處其

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扁疑當作扁天地之

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

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

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嶽象已設崑崙故

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

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臺其

上東南為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同冠其山巔以為

靈臺水經註怪山者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起離宮於淮陽越絕曰離臺周五百

六十步在淮陽里丘越舊經  
淮陽宮在會稽縣東南二里  
中宿臺在於高平越絕宿作指云

六百步在高平里越舊經  
中宿在會稽縣東七里  
駕臺在於成丘越絕於離丘立苑

於樂野越絕曰越王弋獵之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越三

燕臺在於石室越舊經宴臺在齊臺在於襟山按越境

越絕曰稷山者勾踐齋戒臺也既曰齋臺則襟當作稷稷山在會稽縣東五十三里  
勾踐之出游也休

息食室於冰廚一曰冰室所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

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

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謂聖臣也

而言子胥曰越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

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

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

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

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

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

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去俱起

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

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

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

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  
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  
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  
欲采葛詩毛氏箋葛所以為絺絺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  
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  
山采葛會稽縣東十里有葛山越絕曰勾踐種葛使越女治葛布獻吳王以作黃絲之布欲  
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  
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  
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

於檣李南至於姑末

即春秋越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魚日國下縣南有姑蔑城越之姑蔑至秦屬

會稽為太末縣今衢州

北至於平原

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

縱橫八百餘里越

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疋

韻會引吳越春秋越

以甘蜜九檣報吳增封之禮謂檣為越椒今此書無九檣二字詳下文文筭之類皆以數計則甘蜜當作九疋玉篇疋丁益切益也此疋字誤

筭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度

度當作搜漢溝洫志漕船五百搜今文作艘音騷船總名

也或作搜

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狄當作狹之國

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不

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

其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

石室之囚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机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事類賦引吳越春秋曰乃作若何之歌會稽賦註亦引此書曰乃作何苦之詩曰葛不連蔓茶台台音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事類賦及越舊經所引皆作味若飴令我采葛以作絲文選註引采葛婦詩有飴不違食四體疲一句此書無之闕文也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罪罪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

尺書增封益地賜羽音机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柰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

欽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  
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  
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音民  
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詳文意上文與之無奪以下當有樂之無苦喜之無怒二句  
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  
愛其弟聞有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  
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  
帶甲之勇

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

遁棄宗廟身為窮虜耻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  
人念吳猶躡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  
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者亡國流民天下莫  
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  
動故前俯伏此上八字文衍猛獸將擊必餌餌當作彈毛帖伏  
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  
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  
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  
破吳宜損少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

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  
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  
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為敵國必角勢交  
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  
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  
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  
不解齊雖不親外為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  
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援斯  
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隕亦作頽  
下墜也

葉茂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  
行不俱馳陰陽更唱唱音嘗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  
不淹其量燭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澗  
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  
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  
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衆  
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  
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為虜矣臣願大王匿聲  
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



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  
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  
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  
大夫嚮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  
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  
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吳  
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  
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國語曰天有四時人  
有五勝五德迭相勝也史歷書秦滅六國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端前漢律歷志同昔湯武乘

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  
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  
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

蒙天祉福得得下當有返字越國羣臣教誨各畫一策辭

合意同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

死之友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

臺望觀其羣臣有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

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即

鳴鍾驚檄驚疑當作驚而召羣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

受恥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



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  
仇之臣柰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王  
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  
奴虜之厄受囚破之恥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  
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  
計硯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  
前進曰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  
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位  
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音刈命授

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

易字不通疑若字之誤若各同

財之所

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越王默然不

悅面有愧色即辭羣臣進計硯而問曰孤之所

得士心者何等計硯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

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

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

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

其義未詳或恐字誤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

之亡囚有貪分之毀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貪也

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願  
王審於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  
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虚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  
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在計碗曰選  
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平聲試以效其誠內  
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觀其智飲之以  
酒以視其亂酒能亂性論語唯指之以使曲禮者指使註  
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態五色以設士盡  
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

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  
有益寡人也計碗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  
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  
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  
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  
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  
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  
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越王曰人之  
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種曰夫

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史記作七術君王察

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

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

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

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曰

尊天事鬼鬼下當有神字下文亦兼鬼神言之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

以遺去聲贈也下同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

橐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

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

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

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

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

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况於英乎越王曰

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

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陵山禹

先泰古書帝王家皆不稱陵陵之名自漢始祀水澤於江州今之江州春秋特為吳

水澤於其地兼晉以前亦未有江州之名蜀之巴郡古有江州縣又去

越遼遠亦非當時祀水澤之地州字義當作洲按說文州者也字本作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

州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蓋後人加水以別州縣之字

曰善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

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

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

士工作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水經云

工入伐禁楮欲以獻吳久不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

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榿榿巧工施校

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礪分以丹青錯畫

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

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句

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

為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徐天祐曰

不假日夜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圍長五十尋有是哉使茲事而信越

嘗以其木致於吳而行人之辭乃曰東海役臣獻為殿之餘材甚

非所以禮吳而示有先也且越有五臺未嘗敢上吳王以為畏法服威

夫既天之產材若是其異人之致飾若是其都而名之曰餘材則

越之為殿亦已怙矣而恃以其遺餘子胥諫曰王勿受也昔

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

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

之必為越王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之

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臺始基於闔廬而新作於夫差

吳地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

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絕嗟嘻之

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未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

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

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

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

原於陰陽明於孤虛

史龜策傳曰辰不全故有孤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即為孤辰

已即為虛蓋旬空為孤對衝為虛餘五旬可以類推劉歆七畧有風候孤虛二十卷

審於存亡乃可

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柰何計硯曰天地

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

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

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

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

以四時言則有生當作春生

而不救種

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

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

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

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

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

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  
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  
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  
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  
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  
仰觀天文集察緯宿天象定者為經動者為緯故五星亦曰五緯宿音秀列星也曆  
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陟畧切望  
陽出糶筴筴通作策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勾  
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  
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  
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  
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  
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  
旦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輿地志諸暨縣苧蘿山西施鄭旦所居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  
施山下有浣沙石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越舊經土城在會稽縣東  
六里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  
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



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

貌不揚曰寢通作寢廣韻寢陋又貌醜或作侵史魏其傳武安貌侵短小謂醜惡也願納以供箕箒之

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吳

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

人目盲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

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

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

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

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

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

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以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有寵而亡殷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

焉有寵生伯服遂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申人與繒西戎攻幽王周於是乎

亡妹音末喜音嬉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第三

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

言未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柰何種曰君王

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入其意

天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上大夫種使去吳

因宰嚭求見吳王辭曰越國跨下水旱不調年  
穀不登人民飢乏道荐飢餒願從大王請糴來  
歲即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窘吳王曰越王信  
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愬吾豈愛惜財寶奪  
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  
往則凶來是養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為  
親不與未成寃且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  
有修飾攻戰以伺吾間去聲下同觀越王之使使來  
請糴者非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

王間也吳王曰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衆懷其  
社稷以愧勾踐勾踐氣服爲駕車却行馬前諸  
侯莫不聞知今吾使之歸國奉其宗廟復其社  
稷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臣聞士窮非難  
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王飢餓民  
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之理  
而反輸之食固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夫狐卑  
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可不慎哉  
吳王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粟恩往義來

其德昭昭亦何憂乎子胥曰臣聞狼子有野心

仇讎之人不可親夫虎不可餒以食蝮蝮名一曰虺善蝮人

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

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

吳豸蟲無足曰豸疑當作豸鹿游於姑胥之臺荆榛蔓於宮

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太宰嚭從旁對曰

武王非紂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雖勝殷謂

義乎子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親戮

主以為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

者誅令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為三家之表意謂

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也太宰嚭曰子胥為人臣徒欲干

君之好拂君之心以自稱去聲滿君何不知過乎

子胥曰太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縱石室之囚

受其實女之遺去聲外交敵國內惑於君大王察

之無為羣小所侮今大王譬若浴嬰兒雖啼無

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是子無乃聞寡人言

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之人太宰嚭曰臣聞鄰

國有急千里馳救是乃王者封亡國之後五霸

輔絕滅之末者也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  
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  
大夫種曰臣奉使返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  
歸越越國羣臣皆稱萬歲即以粟賞賜羣臣及  
於萬民二年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  
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  
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  
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  
者吳民大飢越王曰彼以窮居其可攻也大夫

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未見須俟  
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  
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與舟之利頓於兵弩今  
子為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  
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  
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舊經南林在  
山陰縣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  
之問以劔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  
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劔願一見之

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

森筵竹

森筵竹名森直尋切筵夾魚切吳都賦其竹則實當森筵

竹枝上頡橋未墮

地女即捷末

藝文類聚引吳越春秋慶女善劍事與此小異曰袁公即挽林內之竹似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按

此書末字當作末捷通作接易書日三接禮記太子生接以太牢左傳子同生接以太牢註並音捷

袁公則飛上樹

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

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

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

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

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

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

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

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

滕當作騰

兔追形

逐影光若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

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

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

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

詩註一丈為版五版為堵左傳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版亦作板

此墮字疑當作墮長疑是上聲言或人名也

當世

勝字上疑當有莫能二字

勝越女之劍於

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

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主曰孝子彈者柰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皇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世本黃帝臣張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

楚有弧父孤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及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釋名弩柄曰臂鈎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有懸刀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功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加之文選註所引與此畧同但云琴氏傳大魏大魏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傳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少異耳能渠三子長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三侯者未僭王號時所稱也自楚之三侯傳

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挑弓棘矢而備鄰

國也

楚右尹子革曰唯是挑  
孤棘矢以共禦王事

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

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  
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  
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  
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  
裏也關為守禦檢夫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  
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  
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敵

往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  
否也縹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  
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  
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  
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  
前名其所中射命中也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  
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蹠右足橫  
句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  
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

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况雄雌此正射  
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平聲飛矢之道  
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周禮五射二曰  
參連前放一矢  
後三矢連  
續而去也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  
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要在斯無有遺言越  
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  
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  
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  
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

葬所曰陳音山 在山陰縣西南四里寰  
宇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

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友國四年即與范蠡謀伐吳自茲四年間必謀之蠡皆

以為未可國語記之稍詳至是始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謂大夫種曰孤用

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

音稅下同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

來陳之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為有

子胥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

證也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

國人之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讎

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為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為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免者免身脫也謂生子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

貺之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犬陽畜豚陰畜生子三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欲仕量平其居好上聲其衣飽其食而簡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羹以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饋而啜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哀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樂女即會笑今

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於諸  
侯長為天下所恥今越國富饒君王節儉請可  
報恥孤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  
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  
兄又復請曰誠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  
臣復君隙豈敢有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  
君王之宿讎孤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吳王  
得志於齊晉謂當遂涉吾地以兵臨境今疲師  
休卒一年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以怠臣當

卜之於天吳民既疲於軍困於戰鬪市無赤米  
之積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羸

羸當作羸蒲水草羸蚌蛤之屬

於東海之濱夫占兆人事又見於卜

筮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未可往  
也吳王雖無伐我之心亦雖動之以怒不如詮  
其間去聲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欲有征伐之心  
國人請戰者三年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今  
聞大夫種諫難去聲越父兄又諫曰吳可伐勝則  
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國有成王與之盟功

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是乃大會羣臣而令之  
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蠡種相謂曰吾諫已  
不合矣然猶聽君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大  
誡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不  
足而患其志行擊之少恥也國語註少耻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  
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繳外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吳以水犀皮飾甲也周禮犀甲壽百年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  
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欲  
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

兄勸其弟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

已殺子胥道道當作導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

吳其可伐乎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

耳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

池精兵從王國中空腹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

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虚兵還不難也不如

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

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

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教士謂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諸御謂諸

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舟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千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

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下聞之即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人請成於越勾踐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率伐吳按左傳

七年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實勾踐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為二十一年也會楚使申包胥聘於越

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伐耶申包胥曰臣聞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為不道殘我社稷夷

吾宗廟以為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

之中國語作衷惟是輿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

誠聞開當作問於戰何以為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

知越王固問包胥乃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

侯敢問君王之所戰者何越王曰在孤之側者

飲酒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不致其味聽樂

不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

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之

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寬刑欲國語欲作施民所欲去民

所惡

烏故切 憎也

稱其善掩其惡

遇各切 不善也

求以報吳願以

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

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損其有

餘使貧富不失其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

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

則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

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

無以加斯矣猶未可戰夫戰之道知音為之始

以仁次之以勇斷之君將去不知即無權變之

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飢寒

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

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

乃請八大夫

國語越王乃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韋昭解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臯如之屬按此書其

辭大畧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異詳下文止七人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為八大夫耶

曰昔吳為不道殘

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為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

天之中衷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於申包

胥即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

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

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備設守固必可應難去聲王曰慎哉大夫臯如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謂吾國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

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勾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平聲諸侯不怨於外令去聲已下今字皆同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背音倍下背垣同

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當也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誠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筭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音飼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

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誠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子令平



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  
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蹀

蹀摧長慝兮擢戟馭爰

爰音殊兵器詩伯也執爰周禮爰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

旅賁以先驅說文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釋名爰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撞挫於車上使殊離也所離不

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去聲兮所向皆

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

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

貔貔猛獸陸璣曰似虎或曰似羆羆摶俱切行行各努

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明日復徙

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曰有不從

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檇李斬有罪者三

人以徇於軍曰其淫心匿行匿疑當作不當敵者

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

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

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

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

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

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徇於軍曰士有疾病

不能隨軍從兵者吾子其醫藥給其糜粥與之  
同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平甲兵  
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  
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徇曰  
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即君所  
子養者及其犯誅自  
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  
得士之死力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  
卽爲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爲敬鼃蟲  
而爲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

稱去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  
故爲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  
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部  
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  
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於是  
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  
以爲左右軍皆被兕甲爾雅兕似牛註一角青色皮堅厚  
可制鎧鎧卽甲也周禮兕甲壽二  
百年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  
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陣明日將戰於江

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  
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  
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  
之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為三師將以使攻  
我衆亦卽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主陰使  
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  
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左傳載笠澤之戰吳水而陳吳之禦越越之敗  
吳大槩與此畧同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夫敗之於圍昭  
曰圍笠澤也史記正義吳地記皆曰笠澤松江之別名又敗之於郟又敗之於津如

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  
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吳地記在松江松陌流益至此  
故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  
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  
軍大懼留兵假道卽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  
激飛石揚砂疾於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  
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  
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  
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

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

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左傳哀公二十年越圍吳是為勾踐二十二年

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為勾踐二十四年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繫其事於一十一年以為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

孫駱史記作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國語作王孫雄章昭曰王孫姓也肉袒膝行而前

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中表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為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棄之其計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

君何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劍自殺

上卷夫差傳亦曰引劍而依之死吳世家云自剄死越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吳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丘明春秋時人所聞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意者勾踐雖與之劍而夫差自以縊死耶

已滅吳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左氏作舒大州事記解題曰徐州即舒州也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越王還於吳當歸立賀臺於越此書無之亦闕文也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為為當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

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  
變於上日為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  
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為樂音洛乃命樂  
音岳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卽事作操音去功  
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  
復讎還恥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  
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  
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  
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

不伐吳人

人當

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

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  
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  
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  
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  
忘返國賞無所恡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  
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  
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  
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

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勾踐未返  
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  
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為書遺種曰吾  
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  
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  
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  
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  
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

蠡議欲去微倖

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  
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  
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  
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  
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  
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  
之心不可以大承上文而言則大當作久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  
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

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  
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  
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  
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  
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  
分國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  
時計不數音所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  
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  
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

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  
曰柰何種曰蠡去時陰晝六陽晝三日前之神  
其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  
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  
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  
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  
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  
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佯狂大夫曳庸扶同臯  
如之徒日益踈遠不親於朝大夫種內憂不朝



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令君王  
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  
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  
臣所以在在當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為吳  
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  
三桓欲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  
故君臣作難去聲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衛  
又奔越哀公二十七年公如公孫有陘氏乃遂如越史記曰公如  
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遂如越陘楚地也杜預曰有陘  
氏即有  
山氏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

勾踐憂文種之不圖故不為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  
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  
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  
不知臣信也臣誠數音朔以損聲色滅淫樂竒說  
怪論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拂耳必以獲罪  
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矣夫  
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  
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

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  
成人惡大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  
食不亨亨當哺以惡何句妻子在側匹夫之能  
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為貪乎何其志忽忽  
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  
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  
於彼為佞在君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  
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  
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

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  
辰剋其日上賊於下是為亂醜必害其良今日  
剋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  
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  
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  
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  
曰嗟乎吾聞大息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  
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  
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盧當之劍種

得劔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  
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劔而死

徐天祐曰勾踐脫囚虜之辱苦身勞思君臣相與謀報吳者二十餘年卒以越霸諸臣雖與有力而種蠡之功居多蠡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種之死也無罪而越王誅之也無名其辭乃曰幸以餘術為孤前三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是何言歟今死者有知謀之地下何益如其無知焉用謀之夫大功不賞而淫刑以報此種所以仰天而歎又自笑也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即龍山又名種山一曰重山太平御覽曰樓船之卒三千餘人

造鼎足之美周禮冢人丘隧註美道也疏曰天子有隧諸侯已延延墓道又以戰切始皇紀曰大事畢閉中或入三峯之下葬

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

浮於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

大夫種也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邪

起觀去聲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

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

先生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上卷

王僚傳被帶步光之劔杖屈盧之矛典畧曰周有屈盧之矛說文矛酋矛

也建於兵車長二丈周禮酋矛長常有四尺蓋十六尺為常益四尺則二丈也出死士以三百人為

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

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

獻之大王

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為勾踐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君

無幾求賢士孔子聞之奉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為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濟為其殺賢大夫而諱傷其類也至作為陳操以哀之文種非賢大夫歟使夫子尚在閭種之死愚知其不入越也而况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距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也

越王喟然歎曰

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

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

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如

木客山取元常之喪

木客山去會稽縣十五里越絕曰木客大冢者元常冢也

欲徙

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燦風

燦火飛貌風熱如火飛也

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

水經註冢中分風飛沙射人不得近

勾踐曰

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使號令

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

王之命

按史年表勾踐二十五年是為秦厲共公六年此書為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非也由勾踐二十五年上距秦桓公

之卒蓋一百有六年矣桓公當作厲共公云

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

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

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

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

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

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  
考長悲去歸兮何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太  
子何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為伐  
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

通鑑外紀勾踐三十三年薨謂太

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  
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  
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

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  
慎之哉遂卒興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  
揚不揚卒子無疆疆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  
親自勾踐至于親其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  
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於吳矣自黃  
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六世為  
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顓頊即位四百二十四  
年

黃帝 昌意 顓頊 鯀 禹 啓

太康 仲廬 相 少康 無余

無玉去無余十世 無暉 夫康 元常

勾踐 興夷 不壽 不揚 無疆

魯穆柳有幽公為名 王侯自稱為君

尊親失琅邪為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格

格當 作稱 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至餘

善返越國空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此書載越世次自勾

踐五傳至王無疆以世家考之則七世矣無疆王之侯之子所謂三侯

自稱為君或者即王之侯也世家曰王無疆時楚威王興兵大敗越殺

無疆盡取越地越以此散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踐卒至越

亡凡一百五十三年通鑑書之顯王三十五年此云勾踐至于親歷八

主稱謂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裝去琅邪徙於吳為楚所滅與史世家

及紀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載則無疆之死衆散久矣非王親時失衆

亡國也又紀年曰王躡三十二年遷于

吳則越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註

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

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音註

紹興路儒學學錄留聖

紹興路儒學學正陳昂伯

紹興路儒學教授梁相

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

徐氏補註

第一卷

勾吳

前註已引漢地理志顏師古註又按史記註勾吳大吳也索隱亦引師古註謂當如顏解但師古云勾吳猶越為干越也索隱乃以干越為於越干與於皆語之發聲耳淮南子註勾吳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勾世本註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史記正義曰十九世壽夢始號勾吳與史記所載太伯時已號勾吳不同疑正義誤

壽夢

已見前註又按史記索隱云系本曰吳孰姑徒勾吳宋忠曰孰姑壽夢也壽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

傳舊讀月諸為姑是以姑為諸孰姑壽夢一人耳又  
名乘

### 第四卷

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

吳郡志引此書以為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卦吳郡圖經續記八聰亦作八卦為是吳郡賦郭郭周巾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

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

前註已正其誤按史年表鄭定公十一年書楚建作亂殺之是為楚平王十年其後吳破楚入郢乃昭王十年蓋鄭獻公八年非定公時也

申包胥

史楚世家亦作申鮑胥註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劉伯莊曰包字亦作鮑史記正義包胥姓公孫封於申故曰申包胥戰國策以為楚冒勃蘇

秦桓公素沉湎

前註已正其誤按史年表秦哀公三十一年書楚包胥請救是為楚昭王十年楚十一年書秦救至即哀公三十二年也據此則請救在三十一年秦師至楚乃三十二年非桓公時也

嚴王何罪國幾絕

嚴字義不通今詳當是莊王謂前王何罪幾至絕國按嚴本出芊姓其先即楚莊王支孫以謚為莊姓者也如前漢莊忌忌子助後漢莊光皆避明帝諱改姓嚴此以莊為嚴亦避諱追改也

### 第五卷



入五湖之中

已詳見前註又按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故以五湖為名又揚泉五湖賦止為太湖而作陸龜蒙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今併存之

帶劍挺鉞

鉞字或作鉞方言鉞謂之鉞或曰劍如刀裝者前漢功臣表周竈以長鉞擊項籍顏師古註長刃兵為刀而劍形史記作長鉞鉞鉞同



卷之三